荷蘭木鞋

陳 安

幼時穿過外婆做的布鞋，學生時代常穿用帆布做幫兒、用橡膠做底的球鞋，成人後就改穿皮鞋。小時候夏天也穿過木底拖鞋，也即「木屐」，可從未聽說過世界上還有「木鞋」，用木頭做的鞋。

此次萊茵河之旅，在遊輪由德國進入荷蘭境內時，荷蘭人、導遊葉維特專門向遊客介紹荷蘭概況，使我意外的是，她特別提到了「木鞋」。原來木製的鞋是荷蘭的特產，穿木鞋是荷蘭人的傳統生活方式之一。

上岸遊覽阿姆斯特丹商業區時，見禮品店、雜貨店都有木鞋銷售，不過大多已是用來欣賞的工藝品，形狀有如我們中國人冬天穿的棉鞋，尺寸有大有小，顏色有黃有藍有紅有綠，鮮艷、光潔而奪目，還繪有各種圖案，其中風車圖最具荷蘭特色。

遊輪停靠在斯洪霍芬港那天晚上，導遊專門請來當地一個老人歌舞團在休息廳爲我們表演民間歌舞。這個歌舞團有十五對老人，年紀最輕的五十一歲，最大的八十一歲，那天晚上來了五對。他們身穿樸素的民間服裝，在兩架手風琴伴奏下翩翩起舞，我特別注意到他們都腳穿木鞋，鞋底擊地板的聲音使音樂顯得更有節奏感。老人們那種年輕心態和樸實舞姿令我感動，我頻按相機，並蹲下身來，拍下了正在舞動中的黃色木鞋的特寫鏡頭。穿木鞋的舞蹈在荷蘭語裡還有個專門名詞，叫做「克羅姆朋當斯昆斯特」。

據說，早於十三世紀，荷蘭便有了這種代代相傳的木鞋。這跟荷蘭的地勢有密切關係。荷蘭北部和西部地區的海拔都不到一米，有些地方甚至低於海平面，要用風車來排水，要築壩來擋水，「阿姆斯特丹」、「鹿特丹」這些地名中的「丹」即爲「堤壩」之意。這些沼澤地遍布地區使木鞋應運而生，木鞋最能防水，還通風，農夫穿着木鞋下地，林農穿着木鞋進苗圃，雙腳都能保持乾燥和乾淨。另外，穿木鞋也最安全，可防釘子、乾草杈尖等扎腳。荷蘭多柳樹、楊樹，這些樹都是製木鞋的好木材。就這樣，木鞋就得天獨厚地出現在荷蘭這個「木鞋國」。

不過，請別以爲在荷蘭人人都穿木鞋。其實穿木鞋者基本上限於農民。做木鞋，先前大多是手工，如今自然都用機器。至於製作方法，據說很難用語言表達，那些工具和操作手法，英語裡都沒有相對的詞彙，我這篇中文稿也就只能略而不談、敬請讀者原諒了。

朋其談《刺的文學》

許定銘

朋其《刺的文學》（上海光華書局，一九三〇）是本怪書。

一開始作者在類似序言的《申明》中，說本書的文章是他自己和朋友張一鳴合作的，但僅在此文內指出是哪一篇，內文中卻沒有署名，在合作的書中，少見這樣處理的。讀後，覺得所有文章無論在筆法上、語調上都很接近，不似出自兩人手筆，很可能是作者在故弄玄虛！其怪之一也！

全書一〇一頁，排得極疏，不足四萬字，僅收文十七篇，卻又要分成《天國與地獄》、《刺的文學》和《他自以爲是詩人》三輯，但文章類型複雜，有抒情的散文、詩篇，嘻笑怒罵的論文，也有似匕首的雜文，根本不必分輯。此其怪之二也！

本書給人的印象是作者急急的要印本書來出出風頭，但細讀之下，卻是言之有物，尤其《文學家們和其他的兼忒儿滿》和《刺的文學》兩篇，前者對當年的文人胡適、陳西瀅、徐志摩、玉君……等有尖銳的批評；後者則指出中國的文學作品應該像一叢刺，能刺醒我們，絕對不應無病呻吟，文學家不得頹喪，應該是剛健的人，頗有見地。

朋其這位狂狷之士是四川仁壽人黃鵬基，他是《莽原》的撰稿人，曾加入狂飆社，還出過短篇小說集《荊棘》（開明書店，一九二六）和劇本《還未過去的現在》（上海光華書局，一九二八）。

你是什麼「族」？

馬 佳

這裡所說的「族」，不是民族的族，而是一種生存形態或曰生活方式，因爲現在有太多的「族」存在，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對號入座」了。「族」的稱謂，是內地改革開放後出現的，來自日語，它既表明人們生活形式的多元化，也是思想解放、言論自由的一個例證。

最早出現的「族」，大約是「工薪族」、「練攤族」、「下海族」之類，繼而出現了「上班族」、「打工族」、「月光族」、「丁克族」等等。所謂「月光族」，即月月工資花光的人；而「丁克族」，是指不要孩子的夫妻。隨後又有了「閃婚族」、「畢婚族」、「啃老族」等等，這些都可顧名思義、不難理解。

隨着對外開放的步步深入，來自西方的「族」也湧入中國內地，譬如「樂活族」。「樂活」一詞是美國社會學者保羅・瑞恩一九九八年首創的，意謂「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某些人詮釋的「單純的玩世不恭的享樂主義」。二〇〇四年「樂活族」與Soho、小資和Bobo族等西方流行的新銳名詞先後登陸中國內地。

二〇〇八年十月，北京舉辦了一個「中國青年Lohas時尚文化論壇」，會上有專家對「樂活族」的概念做出解讀，認爲「樂活」就是「三個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一關注物質、三分之一關注精神、三分之一關注自然。

如今，「族」大有方興未艾、眼花繚亂之勢，八十後樂此不疲，九十後也緊緊跟上，連一些六十後也對此津津樂道了。以筆者有限的見聞，知道近年來新冒出的新名詞就有：淘寶族、飛特族（無固定工作，只做兼職）、尼特族（不升學又不願工作）、考碗族（熱衷於考公務員，追求金飯碗）、號哭族（靠抱團「大哭」、宣洩心理壓力）、Nono族（徹底否定小資生活、對跟風者說「不」）、候鳥族（白天奔波幾十公里從郊外趕到市裡上班，晚上一身疲憊地回家）、草莓族（碰到困難和壓力像草莓那樣一壓就扁）、九九族（不滿足現狀、拚命工作只爲擁有九十九個後的那個一）、蝸蝸族（上班玩命工作、下班拚命玩樂）、辣奢族（有意飽嘗人生所有的甜酸苦辣）……

今天，最時尚的要算「低碳族」、「酷摳族」、「暴走族」、「宅一族」了……最近聽說又冒出個「搶搶族」。這個「搶」當然不是歹徒搶劫的「搶」，是指熱衷於參加有獎購物、大派送、免費品嘗之類促銷活動，成天盤算如何讓「搶」回的東西多多益善的人們。「搶搶族」們得日夜關注、追蹤各地各種活動，總是在第一時間奔赴活動現場，捷足先登，使「搶」回的寶貝多多益善。這些人不必過「朝九晚五」緊張生活，總是呆在家裡上網、讀報、玩遊戲，過着「宅一族」的生活，與「宅一族」不同的是：他們喜歡的東西不是買來的，而是光明正大「搶」回來的，這些「搶」回來的東西還可賣掉或跟人「交易」，或許這是他們一種娛樂方式吧。

雖然有「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之說，但觀照上述這些「族」，有的是積極的、可取的、值得傚法的，有的卻是消極的、不合時宜的甚至是不光彩的。不錯，人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的權利，但正如古人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凡人都得有點內心追求，做一個「俯仰無愧天地」之人才是做人的根本。假如讓我選擇，我決不當無憂無慮的「啃老族」，而甘當自食其力的「打工族」，絕不當疲於奔命的「搶搶族」，而要當利國利民的「低碳族」乃至汗流浹背的「暴走族」！

告別折騰

言止善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的大會上，胡錦濤發表了長篇演講。當他講到「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會場裡埋頭看文件的人紛紛抬起頭來。

他的演講也令我回憶和思考。「折騰」這字眼，本來是人們的口頭用語，詞典裡也難得查到其解釋。它大致含有「莫名其妙的舉動」的意思，那「病急亂投醫」就是一種常見的折騰吧。至於涉及多少億人的折騰，年輕朋友不會有什麼印象，我不妨來舉兩個例，說明莊嚴的報告裡出現這兩個字絕非空穴來風。我講的無非是當年一個普通學生的經歷，並不屬於風口浪尖的故事。

一九五八年，全國搞「大躍進」，到處煉鋼鐵，煉水泥。我讀中學，學校的操場上壘起了小高爐。我參加過煉水泥：先用板車拉來石灰和黃土，將它們混合，用手搓成湯圓大小的泥團，放進爐裡燒，幾個小時後，取出，再用錘子將泥團敲碎，這就是達到某「標號」的水泥。至於這些水泥到底做了什麼用，我們不得而知。校長鼓勵我們，即使不算經濟賬，收穫也是大的，因爲我們在煉水泥的過程中也煉了紅心。

我讀書的十多年，都是和蘇聯愛恨情仇糾葛的日子。還是小學生的時候，就知道「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有一部很熱的電影，叫《幸福的生活》，它告訴我們，蘇聯集體農莊裡過的日子，像在天堂裡一樣。有一年，國慶遊行，男女都穿上用蘇聯花布縫的衣裳。但到了我上大學的時候中蘇徹底鬧僵了。師生每周有兩個下午要參加政治學習，不是聽報告，就是小組討論，忙的就是一件事——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簡稱「蘇修」）。那種相互指責，許多年後，鄧小平在和戈爾巴喬夫會談時有個小結，他講當年「雙方講了許多空話」。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之所以倒得那麼快，正在於他們鼓譟的折騰哲學根本不得人心。人們期待的是鄧小平那振聾發聵的聲音：「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有死路一條。」一九九二年，鄧公訪問南方時還講過：「不要搞政治運動，不要搞形式主義，領導頭腦要清醒，不要影響工作。」他要人們警惕的是那些改頭換面的折騰。

改革開放深入人心，不但大批年輕人有了享受現代文明的成果的機會，而且過來人也找回了家園的歸屬感。一九九八年，新當選的總理朱鎔基在記者招待會上講：「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當時，我們全家人在電視機前看現場直播，都有熱血沸騰的感覺。轉播剛結束，電話鈴響了，是一位老教授打來電話，他有些激動，連連稱讚朱是共產黨裡的人才。這位老者在歷次政治運動裡飽受衝擊，「帽子」和「牛棚」的滋味沒有少嘗。講如此的恭維話，我的印象裡，僅此一次。老者的直覺沒有錯，在不久後到來的洪災和金融風暴裡中國巋然不動就是明證。

「中國特色」幾個字是親切而中肯的。如今愈來愈深入人心的「和諧社會」的理念就是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且能與時俱進的一個目標。學習傳統文化很有心得的溫家寶講得好：「我深愛我的祖國——古老而年輕，歷經磨難，又自強不息，珍視傳統而又開放兼容。」「稱霸，既有悖於我們的文化傳統，也違背中國人民意志。中國的發展不損害任何人，也不威脅任何人。中國要做和平的大國，學習的大國，合作的大國，致力於一個和諧的世界。」

筆者生活的城市裡，近日，那忙碌的馬路施工現場多了一幅過去不曾見過的提示：「市民朋友，修整道路，給您的出行帶來不便，請您原諒。」這話並不特別，也許是學來的，但它是實實在在的一種變化，噪音和塵土都不能淹沒它透出的絲絲溫馨。

改革開放給十多億人帶來實惠，有媒體不時會用「盛世」來讚美當下。這樣講，只怕是有些過了頭。記得在「文革」裡，我的一個同學私下向我談他心中的疑問：「都講我們生活在一個空前偉大的時代，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們爲什麼這麼幸運，碰到的都是好東西？」我以爲，常人最好從常識出發來看問題，永遠不要相信會有金蘋果掉在頭上。當下，從大處看，國家還沒有統一；從小處看，一個普通百姓患了大病，家庭便可能有難以承受之重。如果在此刻用什麼溢美之辭來粉飾矛盾，不但無力，而且有害。

記得在一九九九年四月朱鎔基向美國記者講過：「我認爲，中國正在不斷地改善人權狀況，但同時，我們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並且，我們必須繼續在這個方面改進。所以，我們願意聽取外國朋友的意見。我們必須看到，我們有着兩千年傳統觀念的負擔，這影響我們的思想。而且，我們人民的教育水平是不能同美國相比的。」如果我們能時刻記住今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就不會動搖，不會懈怠，對形形色色的折騰保持警惕。

百年前，先驅者梁啓超曾期望出現一個「少年中國」：「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麟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雲吸張……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從苗寨走出來的歌唱家宋祖英如此謳歌我們生長的土地：「五十六個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族語言匯成一句話，愛我中華，愛我中華，愛我中華。」學者季羨林坦陳：「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的國家不滿也是愛國。這是我的看法。」藝術家黃永玉談到他對家鄉的感受時講，家鄉就像一個人的被窩，被窩裡有你習慣的氣味。此刻，他們的表達匯聚在我的頭腦裡，一齊共鳴。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傍晚，周恩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上致詞（資料圖片）

建國前夕奠基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王 鵬

爲紀念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舉行的最後一次會議上，一致通過了修建「爲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決定和毛澤東撰寫的紀念碑碑文。周恩來提議將紀念碑建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這一提議獲得與會代表們的一致贊同。

九月三十日下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選舉了以毛澤東爲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後，全體代表乘車來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和政協會議代表參加了奠基典禮。

九月三十日下午六時，奠基典禮開始，周恩來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主席團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致詞。他說：「我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為號召人民紀念死者，鼓舞生者，特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建立一個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現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們全體代表在天安門廣場外舉行這個紀念碑的奠基禮。」

在周恩來致詞後，全體代表脫帽靜默致哀。默哀畢，毛澤東主席宣讀了他親自撰寫的碑文。碑文是這樣寫的：「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隨後，毛澤東和政協會議各組成單位的首席代表一一執鍬鏟土，爲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表達他們對於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緬懷。

人民英雄紀念碑於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正式動工興建，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落成，五月一日舉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禮。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一座歷史豐碑，紀念碑的基座四周鑲嵌着十幅巨型浮雕，以鮮明的人物形象，集中表現了一百多年來中國革命的歷史，展示了一幅幅生動的歷史畫卷。在碑體正面雕刻着毛澤東書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字，背面是毛澤東撰文、周恩來書寫的碑文。整個紀念碑用一萬七千塊花崗岩和漢白玉砌成，氣勢恢宏，莊嚴肅穆，是無數革命先烈英雄形象的象徵，也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民族精神的象徵。

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的前夕，北京天安門地區管理委員會請北清瑞昂博保潔服務有限公司員工，用物理方式對人民英雄紀念碑進行了全面清洗。經過清洗後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以「金字更閃、碑體更亮」的全新面貌亮相京城，「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鎏金大字閃閃發光，十分奪目，人民英雄紀念碑碑體基座也潔白如玉，熠熠生輝。

老兵海鮮

霍無非

山東人性情豪爽，連做買賣都不例外。那天清早上了威海劉公島，遊覽了北洋水師提督署、威海水師學堂、丁汝昌故居、公所後炮台等景點，一路走來，已是晌午時分，早已飢腸轆轆。就見鐵碼頭附近有一家小餐館，門匾有「劉公島老兵海鮮城」八個字，店名直白，卻不遜文雅，見有客來，店老闆熱情的吆喝聲更響。走進去，頓感失望，這哪是什麼「城」喲，裡面就是四五張長桌長櫈，外加兩間普通包房，一點也不高檔，全是大路貨。

店老闆大概看出我們的心思，說，我的海鮮物美價廉，在這吃海鮮，觀海景，原汁原味。

這倒是真，門外是海天一色，還有百年的英式建築作陪襯，門內放着一盆盆、一池池海鮮，魚蝦蟹貝，啥都有，在這用餐口福眼福都有，別具特色。我們選擇靠窗的桌坐下，瞅着盆裡的海鮮點菜，哈，這裡的海鮮不論斤，論盤賣！

紅蛤、花螺五元一盤，蠣子、扇貝、蛤王二十元一盤，銀魚炒蛋二十元一盤，老闆魚燉豆腐四十八元一盤……一盤的量快有兩斤。只有一種不按盤賣：「天鵝蛋」二十元一個，引起我們好奇，卻原來是又大又圓又白的珍稀貝類，看着挺像「天鵝蛋」，我們快成了垂涎欲滴的「癩蛤蟆」了，老闆做事麻利，爽快大方，兩手三幾把將點好的貝類放進竹籠，滿滿的不用秤，趕緊拿到廚房下鍋。

趁未上菜，四下蹓躂，這是一家夫妻店，前店後廚，有幾位廚工忙乎。後院有一眼水井，四周種了幾畦茄子、萵筍、油菜、西紅柿等菜蔬，青紅綠紫，鮮嫩欲滴，雞舍裡幾隻紅冠花羽草雞咕咕叫，院裡還撐起了太陽傘，傘下有桌，海景一隅是田園。不一會，熱騰騰的一鐵盤煮蠣子端上來，那蠣子有大有小，有的幾個黏在一起，硬殼已張開，掰開殼，取出蠣肉，蘸上醋或蒜泥，放進嘴，鮮甜無比，一點不腥。接着，一鐵盤海螺也端上來，還種水煮的原始吃法純粹天然，保持原味，鮮中帶脆，味道在不腥與腥之間，即所謂增之一分則老，少之一分則腥了，恰到好處。甲午海戰的古戰場還有這等佳餚，竟吃上癮，幾元錢一盤的海味眞實惠，再加兩盤……

店老闆是位臉面黑紅的中年漢子，當過兵，開這老兵海鮮城有年頭，光顧的有島上軍人和四方遊人，見我們吃得香，自然很開心，就誇起當地的特產來。這一餐，沒要主食，肚裡全是海味，還聽了故事，令人難忘：誰不說俺家鄉好，海味要數劉公島！

憶開國大典閱兵禮

介 夫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閱兵，在尚未拓寬的長安街上。四十個步兵師的方隊，近萬件武器裝備、野戰炮、戰車等，都是從美式裝備的國民黨部隊手中，繳獲而來的戰利品。許多十輪前後軸驅動的重型運兵車、野戰炮、機槍、步槍都是美國製造的嶄新傢伙。說明了，國民黨不得人心，兵敗如山倒。大量武器裝備，沒來得及「開倉」，便送到了解放軍手裡。解放軍的騎兵方陣，兩千匹戰馬，雄赳赳氣昂昂，體毛刷得光可照人。馬背上的將士，閃亮的軍刀槍械，雪白的手套；經過天安門，舉手敬禮，齊整劃一的雄姿，引得廣場上觀禮的人潮，歡聲雷動。這樣壯觀的浩大騎兵陣容，在世界上，也是罕有的。

閱兵式上，出人意料的是，十七架戰鬥機，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空，參加檢閱。這是哪兒來的飛機呀？當天空發出飛機轟鳴時，許多人，都有些驚恐。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閱兵儀式正在進行時，華南、西南、西北的戰事，仍在硝煙滾滾，蔣介石正在廣州市的「總統府」裡。當時，有情報指，國民黨將會轟炸天安門廣場。解放軍高射炮部隊，也早已部署京畿各處，日以繼夜、枕戈待旦，嚴密監視，防止國民黨飛機空襲。下午四時三十分。空中突然傳來飛機轟鳴聲，人們以爲是敵機來了。不！那是千眞萬確的人民解放軍的戰鬥機；十七架戰鬥機，編成五個中隊，呼嘯飛過廣場上空時，人們隱約望見，機翼上髹的紅五角星。廣場上頓時一片歡呼喝彩，人們相擁跳躍。飛機，是從國民黨手中繳獲而來的。其中機型主要是美製的單座位單螺旋槳「野馬」戰鬥機，配備兩門機關穿甲炮，並攜帶十數枚連爆式炸彈。這種野馬戰機，又稱P-51。靈活性強，可在空中翻跟斗，俯衝低飛性能和空中攻擊力強，當時是首屈一指機型，一九四一年才問世，是美軍在第二次大戰時，歐洲戰場上的主力戰機。二戰剛結束，中國內戰全面展開。由蔣介石夫人宋美齡，親往美國，在美國國會以標準流暢英語，發表演說，力爭而來，裝備國民黨空軍。在解放戰爭中，解放軍的高射炮部隊，用繳獲來的美製高射炮強力密集炮火，擊落了數十架野馬戰機。後來，由蘇聯技師，經過艱苦的拆卸拼湊，修復了一批性能良好的P-51型野馬戰機。

有了戰機。駕駛飛機的飛行員，哪兒找去？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成立的，也即第一支「空軍」是這一天才組建的。在蘇聯專家培訓下，挑選了第一批能征善戰，思想、政治可靠的解放軍，作爲飛行員。但是，解放軍官兵，大多數是沒有文化，或文化水準極低的農民子弟，短短的十來天，絕對訓練不出一個能駕駛戰鬥機的人才。於是，由周恩來作出決定，並親自出面，向被俘的國民黨戰鬥機飛行員做工作。要他們肩負起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的空軍閱兵儀式。

投降的國民黨空軍人員，可謂人才濟濟。教官、大隊長、中隊長，駕駛員、技術、地勤，應有盡有。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原國民黨的空軍教官，駕輕就熟，挑選出了十七架性能優越的戰機，進行編隊訓練。受檢閱編隊的戰鬥機，共十七架。其中九架，是P-51型「野馬」戰機。大隊長，由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畢業的優材生邢海帆空軍上校擔任。由於情報指國民黨空軍，將在十月一日大典時，出動飛機空襲天安門廣場。周恩來作出決定，安排受檢閱的「野馬」戰機中的四架，攜帶實彈武器，如果在檢閱過程中，遇上國民黨飛機，闖入北京上空，意圖空襲或騷擾破壞，立即果斷給予攔截迎擊，務殲來敵。因此，飛行員們，都充分做好了隨時有突發戰鬥的心理準備。同時，全體參加受檢閱的飛機駕駛員，在經過充分的思想教育後。臨登上飛機時，每人都宣誓：一旦在飛行中，飛機發生意想不到的機件故障，一定要做到，寧願獻出生命，都要確保不能撞向天安門廣場或廣場周圍內的任何建築物。

歷時近十分鐘的「空軍閱兵」最終圓滿安全結束。